

今年我的暑假旅行，首站來了雲南。先是乘飛機到昆明，隨後坐動車到大理和麗江。

第一站落腳地昆明。住下後直奔雲南省博，「灰燼下的史詩」龐貝文物展正在這裏展出，包括繆思雕像、托加長袍雕像在內，一百零八件來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的館藏，靜靜地待在雲南省博展館裏，看到它們，我頗為這些「遠方來客」感到驚奇。在這些公元一世紀的作品面前，時間彷彿不曾存在，它們帶來的視覺衝擊力，仍一如剛被創作出來時那般。雲南省博的青銅器，花紋細膩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鎮館之寶牛虎銅案，以及其他牛虎主題的古滇國青銅器，都值得反覆觀看。

雲南大學與雲南師範大學，僅有一路之隔，這兩所學校均有輝煌校史。雲大建校已逾百年，從南門進校，踏上九五台階如登高山，獅豸石獸兩側守護，台階頂端的會澤院為建校初始時期教學樓，百年之後仍聳立、氣勢恢宏；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映秋院，中式四合院風格，現為雲大文學院，抬頭看連廊頂部，舊木斑駁，往昔宛若眼前；理科三館尤為令人眼前一亮，設計者為時任雲南大學土木系主任的姚瞻教授，理科三館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雖常被歸為蘇式建築，但我觀之，卻覺其巧妙融合了中式、蘇式與歐式風格，在內地高校建築中獨樹一幟。

雲南師範大學特別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它的前身可追溯至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北返，聯大師範學院整體留在昆明繼續辦學，成為雲南師範大學的前身昆明師範學院。若論離西南聯大餘澤最近，非雲南師範大學莫屬，況且，西南聯大舊址就深藏於雲南師大校內。這些年，西南聯大話題熱度不減，這次我看到，西南聯大博物館內人群摩肩擦踵，矗立於舊址上的西南聯大紀念碑前，遊客在此靜立致敬，聞一多衣冠冢與「一二·一」慘案四烈士墓前，有人在此鞠躬紀念。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駝峰航線起點、陸軍講武堂……上述種種，足以奠定昆明在近現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時間允許，我願在昆明逗留更久，不僅為了感受「春城」，更為了在這裏仍可體會到歷史的呼吸感。昆明的滇池很美，大約十來隻懶惰的海鷗沒有飛回西伯利亞，不停在拍照遊客的手上尋找麵包。

這次旅行，放棄租車自駕，選擇動車和打車出行。昆明至大理，火車一路翻山越嶺過隧道，車窗外忽晴忽而雨，「陰晴不定」這個詞，使我第一次覺得竟有如此美感。在車上，讀了幾十頁書，書名《戀戀巴黎：「光之城」的浪漫地形圖》，這本書使我想起汪曾祺寫的昆明，根據他十二卷《汪曾祺全集》匯編而成的《西南聯大回憶錄》，其實就可以當作一

雲南三城遊記

韓浩月

本《戀戀昆明》來看，這本書有諸多與「泡茶館」「泡書店」「跑警報」「談戀愛」有關的情節，有對聞一多、沈從文、金岳霖等師友的記述，自然更少不了對昆明景色的描寫。讀過汪曾祺寫昆明的文章，再去昆明旅行，會多不少樂趣。

在大理，去看了崇聖寺三塔，大塔名為「千尋塔」，另有南北兩座小塔（沒有名字）。三塔的位置錯落頗有學問，從任何一個角度，都能拍攝出三塔呼應的好看照片，我最喜歡的拍攝角度，還是登階之後，轉過身來從鏡頭裏看到的三塔——背景裏，只剩下大片青山，乾乾淨淨，眼中看到的一切，皆為清澈。「千尋塔」始建於南詔勸豐佑時期（公元八二三年至八五九年），據記載有九位大理國國君在崇聖寺出家，他們是真愛這個地方，或者說，他們也沒別的地方可選，這裏是最佳的歸宿。三塔當中，作為主塔的「千尋塔」通體金黃色（這雖是最直白的描述，我卻難以精準形容那抹黃的獨特），只覺得既樸素又大氣。另外兩塔，磚色斑駁，青苔與時間留下的「傷痕」並存，盡顯滄桑。整座崇聖寺較大，但我覺得僅看這三塔就不虛此行了。大理的洱海很美，見洱海必見蒼山，蒼山洱海如此親密，尤其微雨後，白雲青山下，洱海溫柔蕩漾，有迷人風采。大太陽的晴天，反而韻味失去幾分。

到達麗江那天，已是傍晚，從



◀雲南昆明滇池一景。

新華社

酒店出發，步行去麗江古城。古城符合我想像的樣子，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的模式被複製到全國各地，不愧是「古城熱」的「鼻祖」之一，只要離開店鋪林立、遊人如織的熱鬧街巷，轉身走進分支的小巷，世界文化遺產的氣息就會撲面而來。花了幾個小時，在古城裏漫無目的地閒逛，直到一場大雨傾盆而下，躲進一家咖啡店，喝了不同口味的雲南咖啡。躲雨的時候在想，麗江古城在人們的心目中，它的本真魅力，究竟是被發揚了還是掩蓋了？一些浮泛的、符號化的東西，包裹着這個城市，使得它的古老和清麗，不能被更多的看見。

麗江最值得去的地方，在我看來當屬納西秘境玉湖村，所有的房子

都是石頭做的，不少房子被鋼結構和玻璃改造成了舒服的民宿酒店。穿過村莊到達龍女湖，抬頭可見玉龍雪山主峰，環顧四周，皆是青山白雲，我想像了一下高空視角，覺得龍女湖像群山掩映下的一滴「眼淚」，查詢一下，果然如此，當地人就是把龍女湖當作玉龍雪山的「眼淚」看待的，這純潔的「眼淚」，是納西人眼中永遠的「白月光」。

雲南之行，三城穿梭，有時早晨醒來，一時不知道醒在哪裏，也時常把滇池說成洱海，把洱海說成滇池，誤把大理當昆明，把麗江當大理。但這也是蠻好玩的事情，這或是專屬於雲南的一種印象吧，誰讓這裏雲如此之低、山如此之像、雨如此之任性呢。

風球下的香江情暖



HK人與事
黃曉華

香港是浮在南海上的城。風從伶仃洋穿堂過，捲着鹹濕浪沫往街巷裏鑽，連騎樓廊下的衣衫，都浸着海的呼吸。老輩人把颱風預警叫「掛風球」，這喊了上百年的名號，早像上環街角那棵三百年老榕樹的根鬚，盤纏在城市的骨血裏。從一號風球懸起的那刻起，全港人就心照不宣：該收的收，該挪的挪，日子照舊過，只是多了份等老熟人上門的從容。今年來的是「紅霞」。名字柔婉得像維港傍晚的緋色霞彩，誰料它一路啃着浪頭往北闖，攆盡太平洋的水汽，裹着疾風驟雨直撲粵海沿岸。天文台預警一路跳升，九號風球一掛，整座城瞬間靜了下來：柏油路空了，渡輪停了，只剩浪頭撞着岸堤，悶響像鼓點敲在人心上。老榕樹的枝桠在風裏狂舞，葉片翻出銀白的背，整座城屏着氣，等着這場風雨叩門。

街市攤主早早給魚缸蒙上防水布，賣不完的青菜索性紮成捆分給街坊；低窪住戶在門口堆起沙包，墊高家電，停車場的車都有序挪到高處。幾乎家家戶戶玻璃窗上貼好「米」字膠布防碎裂，陽台花盆全搬進屋，飲水乾糧提前備妥——這些步驟不用反覆提醒，刻在生活裏的經驗讓一切有條不紊。比居民自覺更安心的，是全城咬合順暢的應急預案：通知層層落到人，停工停業號令斬釘截鐵，所有大型活動一律取消，連中環天橋下的露宿者都被提前接去了臨時庇護站，在這座城的刻度裏，從來沒有什麼比人的安危更重。

風勢最猛時，豆大雨珠砸在雨衣上噼啪作響，亮黃色的義工身影在灰茫雨霧裏像燈塔一樣醒目。他們褲腿浸得透濕，每一步踩在沒過腳踝的積水裏都要攢着力氣，攆着膠帶和防水布，挨家挨戶叩響獨居老人的門。走到阿婆家門口，木門吱呀開了條縫，露出阿婆花白的頭髮：「傻孩子，這麼大的雨怎麼還過來啊？」領頭的小周抹了把臉上的雨水，笑着喊：「阿婆，我們來幫您檢查窗子，漏風今晚可睡不好。」有的老人耳背，他們就彎着腰對着門縫喊，直到聽見應聲才直起發酸的腰。封窗縫時把膠布來回壓了好幾遍，怕風鑽進來吹開；陽台花盆搬不動，就兩個人合力抬進屋，連窗台上那盆小仙人掌都記得挪去安全處。臨走前把聯繫卡片塞進老人上衣口袋，反覆叮囑：「有事就打這個號，我們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阿婆攆着他們的手，枯瘦的手指往懷裏塞了兩個溫熱的茶葉蛋，聲音抖着：「快拿着墊墊肚子，你們啊，比我親孩子還貼心。」門帶上那一刻，還能聽見他們隔着門板喊「有事叫我們啊」，聲音裹着風雨飄在窄巷裏，把冷雨都烘得暖了幾分。

風終於慢慢退走了。維港的驚濤一點點斂去鋒芒，灰撲撲的天空透出溫柔的淺藍，金輝穿過掛着水汽的雲，重新潑灑在漸漸乾淨的街道上。樓宇重新露出清晰輪廓，商鋪次第拉開捲閘門，叮當的開門聲像音符此起彼伏，公交也找回了往日慢悠悠的節奏。整

座城彷彿只是在狂風驟雨裏打了個安穩的盹，伸個懶腰便醒轉過來，很快恢復了往日的鮮活熱鬧。街邊茶餐廳最先飄出牛油煎菠蘿包的香氣，老闆擦着玻璃門，抬頭就笑着跟熟客打招呼，凍檸茶裏的冰球撞得玻璃杯叮噠作響。中環上班族夾着公文包快步走過天橋，手裏魚蛋串的咖喱香勾着人鼻子。橙馬甲環衛工人早就上了街，推着斗車一路清理吹落的樹枝，掃帚掃過積水窪，沙沙聲順着風傳得老遠。放暑假的小朋友踩着地磚上的水印追逐，舉着冰淇淋笑得眉眼都彎成了月牙。風停雨住，陽光漫過維港水面，把沾着雨珠的鳳凰花葉照得像綴了碎鑽。風裏滿是鳳凰花被雨水洗過的清甜，街道還留着颱風淺淺的印子，可刻在骨子裏的煙火氣，早順着大街小巷漫溢開來，把整座城重新捂熱了。

颱風本是無情的，總愛猝不及防闖進來，打碎習以為常的安穩，讓每個人看見自己在天地面前的渺小。可偏偏是這樣的時刻，香港這座城最柔軟也最動人的底色，才會像雨後盛放的鳳凰花，慢慢在我們眼前舒展開：你看家家戶戶窗上貼得整整齊齊的「米」字膠帶，每一道紋路裏都纏着對家的惦記；政府斬釘截鐵喊出停工停產，字裏行間全是對生命的珍重；義工們踩着積水挨家叩門，腳步聲把冷雨都敲得暖了。

這些細碎溫熱的瞬間，像一根根緊緊扣在一起的手指，牢牢攥住每一個往前走的人。正是這些平凡又堅定的守望，讓我們看清了這座城最真實的模樣：原來一座城市最堅固的防線，從來不是鋼筋水泥的防洪堤，也不是精準到分鐘的預測儀器。它是鄰舍塞到你手裏帶着露水的半捆青菜，是陌生人迎着浪頭伸出來的手，是你敢把後背交給彼此的篤定，是每一個普通人湊在一起攢出來的滿滿暖意。

風球終會降下，暴雨總會停歇，維港的潮水會把風浪的痕跡慢慢抹平。可那些風雨裏攥緊的手，那些隔着門板的叮嚀，那些塞到手裏還帶着露水的青菜，那些陌生人遞過來的傘，會像海邊老榕樹的根，深深扎在這座城的每一寸街巷裏。年復一年，風會再來，浪會再漲，可人與人之間纏得緊緊的暖意，會像維港永不停歇的潮聲，永遠在這座城市的血脈裏流淌。老輩人常說「風過留痕，人過留心」，這一份從百年歲月裏攢下來的溫暖，會在每一次風雨來臨時，緊緊攥住每個香港人的心。歲歲年年，溫暖不息。

今天走在上環街角，三百年的老榕樹又抽出了新枝，濃蔭比往年更盛。年輕的社工把應急包送到獨居老人家裏；社交平台上，年輕人自發組織起災後互助小隊，誰家窗玻璃碎了，不出半日就有人趕來幫忙安裝；茶餐廳裏，戴棒球帽的大學生主動幫老闆搬抬被水浸過的桌椅，汗珠子順着下頷線往下掉，笑着說「大家都是香港人，搭把手是應該的」。老輩人攢下的這份暖，早就順着血脈流進了年輕一代的骨子裏。風會吹落老榕樹的葉，卻吹不走這座城生生不息的根——只要人心聚在一起，無論多大的風，都吹不散這滿滿的香江情暖。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一艘可裝載一百四十個集裝箱、續航能力為七百六十公里的氫能貨輪即將完工，將於今年底正式投入營運，從廣州駛往香港。」廣州雲韜氫能科技有限公司聯席總裁劉偉在公司展廳向到訪的客人介紹。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王磊一行，以及香港潮州商會高佩璇會長和筆者、汕頭市政府副秘書長陳慶忠等，應廣州市發改委邀請，於本周一至周二（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前往當地考察氫能產業的發展及應用情況，首站便是位於白雲區的雲韜氫能研發和製造基地。

廣州是全國氫能產業發展的第一梯隊，在氫燃料汽車推廣數量上居全國城市首位，目前全市有超過四千三百輛氫能汽車上路運營，在黃埔區和白雲區等地建成四個氫能產業園區，集聚一百多家相關企業。雲韜氫能於四年前成立，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採用混改制激發管理和研發團隊的積極性，迅速發展成為一家研發、製氫、設備、應用全產業鏈的龍頭企業，第二千台氫能燃料電池發動機系統於不久前下線，多個科研項目列入國家能源局重點名單，目前旗下營運一千多部氫能汽車，在廣州的白雲、黃埔、番禺、花都四個區，以及韶關、佛山兩市共建有十六座加氫站，還有六座正在建設中。

離開研發和製造基地，劉偉帶我們考察位於北太路的加氫站，一輛大卡車停在加氫位，我留意到每KG價格為二十五點九九元人民幣，約合三十二點一港元，相當於香港氫氣零售價每公斤約一百零八港元的不到三分之一。然後，我們轉到中建工地考察氫能泥頭車運輸場景，市政府規定，使用氫能車的比

正值盛夏，位於四川省阿壩州松潘縣川主寺鎮安備村的薰衣草進入最佳觀賞期。百畝薰衣草競相綻放，匯成連綿的紫色花海。

中新社



市井萬象

正值盛夏，位於四川省阿壩州松潘縣川主寺鎮安備村的薰衣草進入最佳觀賞期。百畝薰衣草競相綻放，匯成連綿的紫色花海。

